

经典名著 天天读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刘心武 / 主编

昆虫记

KUNCHONGJI

[法] 法布尔 / 著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刘心武** 主编



漫游精彩纷呈的昆虫世界 · 倾听字里行间的生命欢歌

像人类一样，在昆虫世界里，每个小生命都有各自的喜怒哀乐和不平凡的经历。让我们进入这个神奇而庞大的王国，一起来一次有趣的昆虫观察历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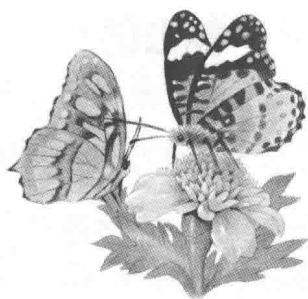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刘心武 / 主编

昆虫记

[法] 法布尔 / 著

张新欣 /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 / (法) 法布尔著; 刘洁译. — 北京: 北京教育出版社,
2016.5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 刘心武主编)

ISBN 978-7-5522-7723-4

I. ①昆… II. ①法… ②刘… III. ①昆虫学 - 青少年读物
IV. ①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9253号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昆虫记



刘心武 / 主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教育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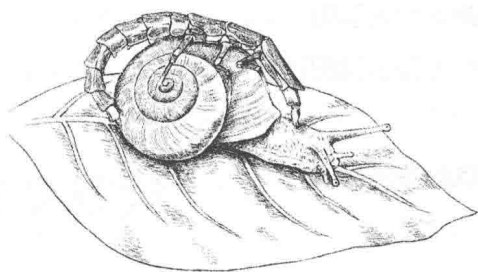
720mm × 1000mm 16开本 14印张 200千字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2-7723-4

定价: 23.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质量监督电话: 13911108612 (010) 58572832 58572393



• 目录 CONTENTS

我与荒石园	001
美丽的水塘	008
睿智的红蚂蚁	021
萤火虫的习性	036
蟋蟀的演奏和交配	051
蓑蛾和它的产卵	063
迷人的大孔雀蝶	080
蟹蛛的世界	092
螳螂捕食	100
圣甲虫的习性	110
西班牙粪蜣螂的母爱	121
泥蜂的返程能力	133
天牛和它的幼虫	142
大头黑步甲	154

隧蜂与寄生蜂	166
粪金龟和公共卫生	180
蝉的动人歌唱	191
松毛虫的窝和社会	202
我的读后感	210



我与荒石园

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我常常思忖这样的问题。我向来想为自己在荒郊野外准备一间实验室，然而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何况我每天还要为填饱肚子而费心。凭着我不屈不挠四十年如一日与贫苦打交道的勇气，我终于等到了有实验室的这一天。过程无须再提，梦寐以求的实验室终于到手了！为此，我也可以拥有更多的闲暇了。想想从前，我真像一个腿上拖着镣铐的犯人。梦想实现并不论早晚。虽然除了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我无悔于这二十年的时光，但同样不再怀有期待——种种世态炎凉令我心灰意冷。虽然当初那广阔无垠的视野如今已经缩小低垂，并且日益变得狭窄，但我也不用再担心桃子成熟的时候牙齿已经不在。可爱的虫子们哪！

这里是我的梦想之地，是我最钟情的地方。那样一块地，哦，一块并不太大的土地，却如世外桃源一般，有围墙将公路上的诸多麻烦隔开；一块经受雨打风吹的不毛之地，然而却是矢车菊和膜翅目昆虫的好去处。没有过往行人的打扰，我可以专心致志地与泥蜂对话。当然这种对话是通过实验，既不用消耗时间出远门，又不用伤神到处奔走，只要按照我的计划，设计圈套，然后耐心观察结果就可以了。我的世外桃源，是的，那里有我的愿望和

梦想。

放眼望去，四周都是废墟，只有中间矗立着一堵以石灰和泥沙作为基础的断墙——它就是对科学真理热爱的写照。有人说，我的语言不严谨，说白了，就是没有学院的干巴气。他们总觉得，读起来不费劲的作品就没有表达真理，那么只有佶屈聱牙的文章才算思想深刻喽。不管你们这些带螫针和盔甲上长鞘翅的小伙伴们有多少，都来为我辩护吧。我跟你们是多么亲密，我观察你们是多么耐心，记录你们的行为又是多么仔细。你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做证说：“是的。”我的作品没有空洞的公式和不懂装懂的白话，只是准确地记录我所看到的，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让那些不懂的人去问你们吧，你们一定会这样说的。我亲爱的虫子们，如果这些对你们不够生动的描述无法说服自谓“正直”的人，我将告诉他们：“当你们剖开虫子的肚子时，我却在它们活蹦乱跳的时候研究它们；当你们把虫子变成恐怖或可怜的东西时，我让人们爱它们；当你们在实验室里将虫子切碎时，我与蓝天一起听着蝉鸣观察它们；当你们把细胞放进化学反应堆时，我在研究生命的本质；当你们关注死时，我关注生。”再进一步说明吧：博物学对青年来说原本是好专业，却由于科技的发达，已如此令人生倦。与其说我是为了对生命感兴趣的学者、哲学家们来写这本书，不如说我是为了年轻人。我多想让他们热爱这门已经变得恶心的博物学。这就是我坚持实事求是，又不采用学术写法——好像休伦人^①的土话似的原因。

哦，我灵巧的膜翅目昆虫啊，我能否用这份热爱来书写你们的故事呢？我的体力还可以支撑吧？为什么我这么久都对你们不闻不问呢？有的朋友已经在斥责我了。啊，告诉它们吧，告诉我们共同的朋友，并非我健忘、懈怠才把你们搁置一旁；我想念你们，一如我相信节腹泥蜂的巢里还有尚待探寻

① 休伦人：讲易洛魁语的北美印第安人。



的秘密，飞蝗泥蜂的捕猎里也有令人惊奇的故事。我缺少的只是时间，还有旁人的支持，以便我能继续跟不幸的命运做斗争。先要活下去，才能够高谈阔论。这样告诉它们吧，它们一定能谅解的。

现在我要做的不是这些，而是要说说我的圣地——它将被我改造成活昆虫实验场。我是在一个荒僻的小山村里找到它的。当地人叫它“荒石园”，就是一块除了百里香和石头之外什么都没有的荒地。这种贫瘠的土地甚至不能通过勤于耕种来改良。不过我的这块圣地里有零星的红色土壤，所以长些植物，据说从前这里种过葡萄。当我为了种树而挖掘土地时，我的确会挖出些根茎，部分时间久远的都已经变成炭了。我唯一能使用的工具是三齿叉。过去的葡萄都没有了，真是很遗憾。剩下的百里香、薰衣草、灌栎——它们连成的小荆棘丛人们一抬小腿就跨过去了——也都荡然无存。而这些植物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它们可以为膜翅目昆虫提供食料。不得已，我只能再把它们种回去。

在这片长期荒芜的土地里，长满了无须我照料的植物。排名第一的是狗牙草——一种可恶的禾本科植物，我与之做了三年斗争都没能将它们清理干净；其次是矢车菊，用刺或星形的戟把自己武装起来的它们看起来倔强极了，有两年生矢车菊、丘陵矢车菊、蒺藜矢车菊、苦涩矢车菊，尤以第一种为多。在各种矢车菊的身影中，夹杂着凶神恶煞的西班牙刺柊，像蜡烛台似的，枝丫上绽放着火焰一样的红色花朵，刺茎像钉子那么硬。伊利大翅蓟比刺柊要高，那又直又高的茎有一两米高，头上顶着一个玫瑰色的大绒球。还有一名不能忘记的成员就是刺茎菊科植物。这个家族里恶蓟是老大，浑身是刺的它让采集植物的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第二种是阔叶披针蓟，它的叶脉边缘像矛头一样；最后是像带刺的玫瑰花结的染黑蓟。在这些蓟类的空隙中，长着荆棘的新枝丫，上面有浅蓝色的果实，拉成绳子状铺在地上。若想观察膜翅目昆虫在荆棘中采蜜，就得穿半高的靴子，不然腿上就会被扎出血

来。在开满有着黄色头状花序的两至生矢车菊的地上，刺柊和大翅蓟总是借着土里残留的春雨拼命地生长。更不用说生命力顽强的荆棘了，它早就展示出妩媚的姿态了。但等到干旱的夏天，只要擦根火柴，这块地上的枯枝败叶就会燃烧起来。

这就是我的伊甸园——我跟小虫子们亲密相处的地方。我可是经过了四十年的奋斗才得到它。它无愧于“伊甸园”这个称呼。虽说没有一个人愿意撒把萝卜子给它，但它却为膜翅目昆虫提供了天堂。波尔多的佩雷教授是我发现新昆虫后的第一分享者，他对我的捕虫方法十分好奇——我总是能给他很多稀罕甚至是新品种的虫子。我不爱捉虫，也不太精通。比起被钉死在盒子里的昆虫，我更喜欢在长着茂密的蓟和矢车菊的草地上工作的虫。

地里的蓟和矢车菊对膜翅目昆虫来说是极大的诱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我从没在别的地方见过如此多的昆虫。从事各种职业的昆虫都来这里聚会，猎手、建筑师、纺织工、组装师、泥瓦匠、木匠、矿工，多得我都数不清了。这是什么呢？是黄斑蜂。它在矢车菊网般的茎上刮来刮去，最后堆出一个棉花球，并得意扬扬地把它带到地上，用来做装蜜和卵的棉毡袋。那奋不顾身





争夺战利品的是谁？是肚子上有黑色、白色或火红色的花粉刷的切叶蜂。它的目的地是附近的灌木丛。在那里，它将剪下椭圆形的叶子组装成能盛放收获品的容器。穿着黑色绒衣的是谁呢？原来是在加工水泥和卵石的石蜂。要在石头上找到它们建筑的房子可不是一件难事。飞来飞去、嗡鸣声大作的是谁呢？是定居在旧墙和附近向阳斜坡上的砂泥蜂。壁蜂在干吗呢？一只在空蜗牛的壳里工作，另一只为了给幼虫做圆柱形的房子而啄着干掉的荆棘，第三只想用断掉的芦竹做天然通道，第四只则闲在砂泥蜂留下的空巢里无所事事。大头泥蜂和长须蜂高高翘起属于雄蜂的触角，毛足蜂在自己采蜜的后足上插了支大毛笔，土蜂的种类繁多，隧蜂的腰细如杨柳……种类太多了，如果把菊科植物中的客人都介绍一遍，那就等于把采蜜族的蜂类都数了一遍。

冤家路窄，采蜜家族和捕猎者们偏偏住在一起。荒石园中，泥瓦匠为了砌围墙而运来的沙子和石头成了石蜂过夜的好去处。单眼蜥蜴凭借着粗壮的身体总在近处捕猎，无论人或狗都会成为它的猎物；为了守候过路的蜘蛛，它总有自己的洞穴。鹑鹁白身体、黑翅膀，仿佛穿了多明我会^①的服装，它栖息在高高的石头上，哼着乡间小调。它那有天蓝色蛋的窝应当在某个石头堆里。后来这个讨人喜欢的邻居消失了。比起这位小多明我会修士，我倒是一点也不怀念单眼蜥蜴。

有些昆虫也会在沙子里筑巢。泥蜂清扫门洞，它身后的尘土像抛物线一般；朗格多克^②的飞蝗泥蜂把距蠹拖走；大唇泥蜂将捕到的叶蝉放入地窖。可惜的是，泥瓦匠又把这些猎手都赶走了。我想，等我哪天搞一个沙堆出来，它们就会再回来的。

还是有些虫子没有走的。砂泥蜂没有离开，春天、秋天我都见过它们在

① 多明我会：又译为多米尼克派，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

② 朗格多克：地名，位于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有全世界面积最大的葡萄种植园。

荒石园的小路边的草地上飞来飞去，寻找自己的猎物。体形大些的蛛蜂则寻觅着狼蛛。荒石园里到处都是狼蛛的巢穴——一个竖井似的坑，边上有禾本科植物的茎作为护栏。坑底就是有着令人胆战心惊的、像金刚钻一样闪闪发亮的眼睛的狼蛛。即使对于蛛蜂来说，这样的捕猎也是危险的。现在快看，一个炎热的下午，蚂蚁排队从窝里爬出来寻找奴隶。忙里偷闲，让我们看看蚂蚁是如何围猎的。另一边呢，一堆腐烂的草周围，土蜂没精打采地飞着，然后又一头扎进满是鳃金龟、蛀犀金龟和花金龟的幼虫的草丛里。

可以研究的对象实在太多了，数都数不完。闲置的园子总会被各种各样的动物占据。房前有一个大池塘，水来自于给村庄的喷泉供水的渡槽。方圆一公里范围内的两栖类动物总是在交配季节赶到这里。有盘子大的灯芯草蟾蜍来池塘洗澡约会，背上还披着窄黄的绶带。暮色深沉，雌蟾蜍放心地把一串李子核般大的卵交给助产士雄蟾蜍。慈祥的父亲带着这袋小生命在池塘边跳跃，它来自远方，只为把卵放入水中，然后再离开池塘，躲起来呱呱歌唱。成群的雨蛙躲在树丛中，它们如果不想叫就去水中嬉戏。五月的夜幕使这水塘变成了吵闹的舞台，让人在桌前吃不下饭，在床上睡不着觉，必须用些严格的手段来整顿一下。不然怎么办呢？无法入眠的人心肠会变狠毒。

丁香丛里的是莺；定居在茂密的柏树下的是翠雀；瓦片下的碎布和稻草都是麻雀藏进去的；梧桐树上美妙歌声的主人是南方金丝雀，它的窝只有半个杏子那么大；晚上唱着单调如笛声的歌曲的是红角鸮；刺耳的咕咕声只能是雅典之鸟猫头鹰发出的。

更无法无天的是膜翅目昆虫，它们占领了我的地盘。白边飞蝗泥蜂把家安在我家门槛的缝隙里，每次跨进家门之前，我都得小心留意别踩坏它们的窝，别踩坏专心致志干活的工蜂们。整整二十五年我都没见过这捕食蝗虫的猎手了。第一次见它们的时候，我徒步几千米去拜访，而且头顶上是八月火辣辣的太阳。而如今我在自己家门口看见它们了，我们成了亲密的邻居。关



闭的窗框是长腹蜂的小宅，它贴在墙壁的方石上的窝是土砌的，这种可以捕食蜘蛛的小虫从护窗板上偶然出现的小洞里找到了回家的路。百叶窗的线脚上有一个石蜂筑起的窝。黑胡蜂将有着大口短细颈的圆顶小土屋筑在了半开的屏风下。胡蜂和长脚胡蜂更是家中的常客，它们总在饭桌上尝尝葡萄有没有熟透。

这里动物的种类远远不止这些。假如我能跟它们交谈，就能给我孤寂的生命增添一分乐趣。无论是旧识还是新友，它们都挤在我眼前的这一方小天地里捕食、采蜜、筑巢。如果想要改变观察地点，几步开外的山上就有野草莓丛、岩蔷薇丛、欧石楠树丛，黄蜂和蜜蜂都喜欢聚集在那里。我之所以逃离城市回归乡村，正是因为这些宝贵的财富。

人们在大洋洲和地中海边花许多钱建立实验室，为的是解剖那些没什么益处的海洋小生物；人们使用显微镜、精密的解剖仪、捕猎设备、船、人力、鱼缸，只为知道某种环节动物的卵如何分裂，我始终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可是，人们看不起地上的小虫子——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小虫子们：有些为普通生理学提供了大量的有效资料，有些破坏庄稼、损害公众利益。我们需要一个昆虫实验室，研究的不是那种泡在三六烧酒里的死昆虫，而是活着的昆虫，研究这些小虫子的本能、习性、生活方式、劳动和繁衍。无论农学还是哲学都需要严肃对待它们。彻底了解蚕食葡萄的虫子的历史，比了解一种蔓足亚纲动物的一根神经末梢是什么样子的更重要。通过实验来区分智慧和本能的界限，通过比较动物一系列的事实来证明人的理性思维是不是会退化。所有的一切都比甲壳动物触角的节数更重要。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支劳动大军，然而现在我们仍然一无所有。人们能想到的只有软体动物、低等的无脊椎动物。人们投入大量的拖网来探索海底，却对脚下的土地漠然。为了改变人们的观念，我开辟了荒石园作为活体昆虫的研究室。这个实验室不会难为纳税人，一分钱都不用他们掏。

美丽的水塘

已然步入老年的我，每次看到这片水塘，还是能够回忆起童年那段欢乐的时光，那些与我的第一个水塘有关的欢声笑语。就算是现在，对于这片水塘我也依然保存着童真的心，时常会享受到水塘中的美景带给我身心的放松与愉悦。别看水塘面积不大，区区几步宽，可就在这片小水塘里面却有着大自然无限的活力与生机。玩纸船玩到厌烦的孩子们可以在这里重新找到乐趣。同样，对一个细心的观察者来说，这片水塘绝对是一块藏宝之地，在他不懈的努力下，许多关于生命的秘密都会被发掘。

看这小小的天地中有着多么热闹的气氛哪！绿色的水波中，数不清的小生命在游玩。看那片黑黑的东西，原来是蝌蚪的队伍，这些癞蛤蟆的孩子栖居在水塘边，静静地休息或是欢乐地遨游。还有北鲵，它们有着橙色的肚皮，那条尾巴就像是船桨一样在水中不断地摇摆，细滑柔软。还有一些石蛾，它们停靠在灯芯草中，将自己身体的一半伸出来。

呈十字状伸展开双桨，仰泳蝾炫耀着自己高超的仰泳技巧。龙虱由于身体里有空气，所以能够潜水。它的胸部下面有一个气层，就像铠甲一样亮光闪闪，而鞘翅末端则是气泡。灰蝈蝈的身子长得很扁平，因为它有点像蝈



子，所以人们给它起名为灰蝎蝽。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水里游动，挥舞着自己的长手臂，就像鞋匠在使用飞针缝鞋，技术娴熟得很。蜻蜓幼虫的外表看起来很脏，因为它们全身都裹满了淤泥。蜻蜓幼虫的行进方式有些奇特，它们的腹部末端有一个比较大的漏斗，这个漏斗里面装满了水，将水排出后，幼虫就会自然地向前了。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的黄足豉虫在水上展示着自己的芭蕾舞艺，不停地旋转自己的身体。

除了上面提到的小生命外，软体动物也是水塘的一大景观。别看水塘很小，软体动物的种类可不少，而且它们还都是和平的爱好者。黑蚂蟥为了庆祝自己已经猎到了食物——蚯蚓，毫不掩饰地站在猎物的身上手舞足蹈。蚊子的幼虫也在不停地旋转着，它们的队伍很庞大，成千上万，淡红色的一片，就好像海豚将身体弯曲起来一样美丽。在水底还有大肚子的田螺，它们显得比较谨慎，只将自己的房门打开很小的一条缝。另外还有椎实螺、扁卷螺和大瓶螺，它们也在水里尽情地玩耍着。

如此让人沉醉的场面不禁让我回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时候的我只有七岁，但是那第一个水塘俨然已给儿时的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的家乡土壤比较贫瘠，气候也不适宜农作物生长，所以村民们的收成都不是很好。地主们会饲养绵羊，因为他们拥有阿尔邦^①的草地。他们会用摆杆步犁把自己最好的土地平整为梯田，然后用石墙拦住作为防护。梯田里会种上马铃薯。为了催肥，他们用驴子把牲畜棚里的粪便都运到田地上，马铃薯在肥力的催化之下长得非常好。等到成熟之后，马铃薯就是人们在冬季里的主食。煮熟的马铃薯热气腾腾，盛在用麦秸编织成的小篮子里，多么诱人哪！

如果家里面的粮食能有结余，人们就会把这些多出来的食物拿来养猪。

① 阿尔邦：法国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

猪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动物，猪油和火腿都是珍宝。园子里种植着甘蓝和萝卜，炼乳和黄油则由牛群来供给。有时候还有几个蜂箱，它们隐藏在树林里较为偏僻的地方。如果哪家人拥有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东西，那他们可以算得上是富裕人家了。

然而我的家庭却是穷困的，只有那座小房子和小花园，房子还是母亲得到的遗产。不富裕的我们经常面临挨饿的危险，如何解决温饱已经成了非常紧急的问题。父母成天为了这件事睡不安稳。每当他们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我都会像童话中的小普塞^①一样偷听他们的谈话。只不过小普塞藏在樵夫的矮凳子下面，而我则将两个胳膊搭在桌面上，假装睡觉。不过我听到的事情并没有让我感到伤心，相反，它让我的精神无比振奋。

母亲对父亲说：“听说鸭子现在在城里卖得非常不错，要不我们也养一些吧？可以让亨利来看鸭子，就去小溪那边放。”

父亲听后回答说：“鸭子是不好养的呀，不过还是应该试试。好吧，那就养鸭子吧。”

原来在教堂的附近，也就是村落地势低的地方，有一股很大的地下泉水，泉水与山谷中的小溪汇合。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工匠开了一个小型的油脂厂，他以前是当兵的，战后回到了乡下。听说他那里卖一种能够催肥鸭子的饲料，是一种含有蜡烛臭味的残渣，价格很便宜。听到这些让人兴奋的消息之后，那一晚我做了个美梦，梦到我进了天堂。

之后的日子里我就与小鸭子们为伴了。我想象着小鸭子们有着金黄色的绒毛，就像丝绒袍子一样华贵。我会带着它们到水塘里玩耍，等到回家的时候，我会把几只看起来累坏了的小鸭子放在篮子里。我日盼夜盼的小雏鸭终于在两个月之后出生了，总共二十四只，是分别由两只母鸡孵出来

① 小普塞：法国作家佩罗童话中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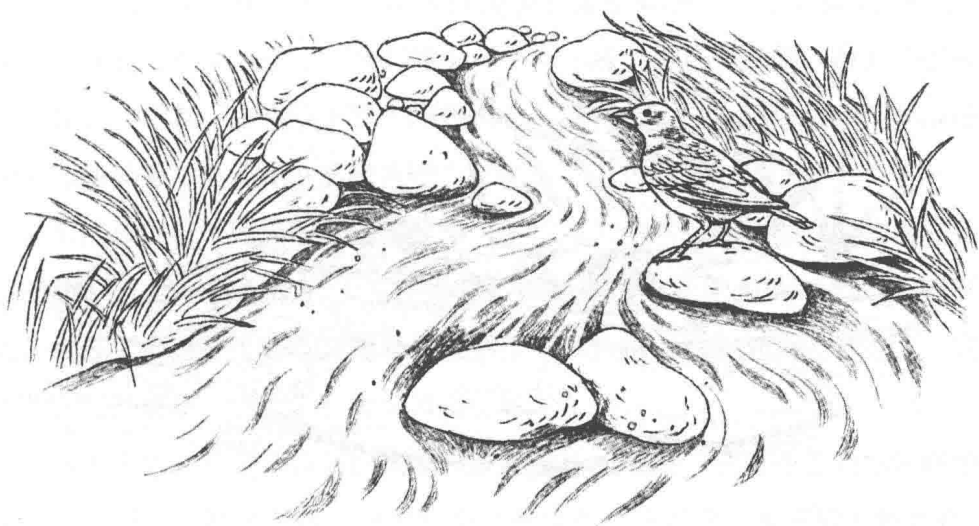


的。不过，只有一只母鸡是我们自己家的，另外一只就是从邻居大娘那里借来的。我们家的母鸡长得肥大，而且黑，它可是我家的主人。

其实抚养这些小鸭子只需要一只母鸡，它会对自己的这些孩子尽心尽力的。我们准备了一只小木桶来充当小鸭子的水塘。在阳光暖和的天气里，母鸡会看护着这些小鸭子在木桶中洗澡。可是仅仅半个月过后，这只木桶就派不上用场了。因为鸭子喜欢吃的住满贝壳的水田芥，还有蝌蚪和蠕虫，这只小木桶中都没有。这让我们全家都很焦急，看来是时候在水中搜罗这些东西了。

我们家住在离水源较远的村子的上面，而且地势也高，所以喂养鸭子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家的鸭子就比较好运了。有个住在小溪旁边的磨坊主，他的鸭子长得就很好。还有那个油脂厂的退伍军人，他的鸭子也挺漂亮，这也得益于他家的地理位置——靠近溪水的地方。

可是我们家的情况就不妙了，夏天有的时候连水都喝不上。我家附近有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的凹陷处有一股很细小的溪流，这就是我家周边的四五户人家的水源。有时候学校老师家的母驴也会饮用这边的水，再加上几



户人家经常用木桶在这里汲水，所以水坑很快就没水了。等到差不多一天一夜过去后，这个水坑中才会重新积满水。就这么稀少的水，用来供给人们的生活用水都不够，更何况鸭子呢。所以这里肯定不是鸭子游戏的天堂。那么怎样才能让我的小鸭子们也有地方玩耍呢？

除了这个水坑之外，就只有那条小溪是有水的地方了，只是那里对于鸭子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这危险来自猫和狗。一条坏小狗很可能会将一群鸭子驱散，猫就更不用说了，它们可是捉拿家禽的高手。要是等到鸭子被驱散开来，想再次将它们聚合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还是不要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了，就让我与鸭子找个平静安全的地方尽情地嬉戏吧。

我终于想到了一处宝地——一块长满了绿草的小平原。它位于山冈上一条小路的拐角处，这条小路在城堡的后面，向一座岩石堆成的小山延伸去。

有一条小溪从山中流出，最终形成一个宽阔的水塘。我带着小鸭子们走过了寂静的山路，很容易就来到了这个难得的天堂，那天它们玩得非常尽兴。

我这个放鸭子的小孩儿，在刚开始的日子里是多么快乐呀，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由于我每天都光着脚在石子堆里走来走去，细嫩的皮肤不

